

一代豪商

胡雪岩之谜

从一个小伙子计到中国头号官商的发迹史

• 姚思源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从一个小伙计到中国头号官商发迹史

一代豪商——胡雪岩之谜

姚思源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0029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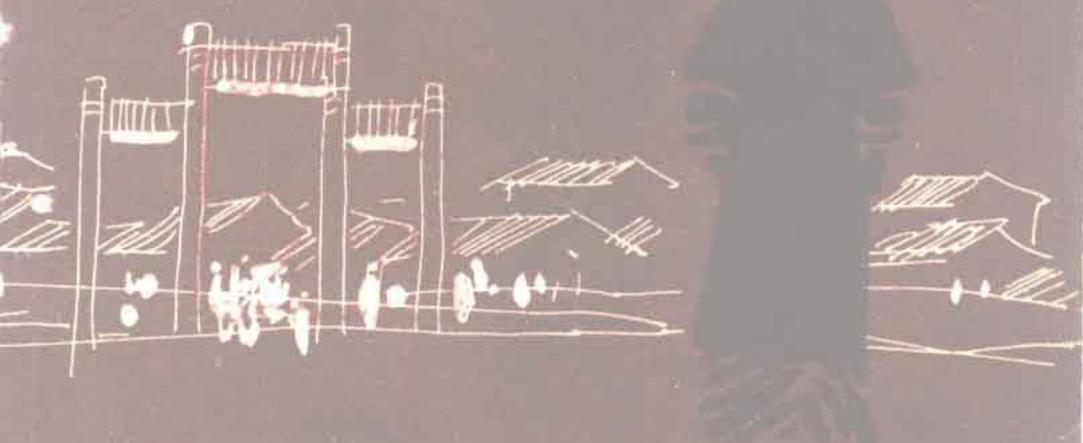
◎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大系

一代豪商

胡雪岩之谜

从一个少女计

看中国古典名著的发迹史



(川)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刘运勇 张 莹
封面设计:李法明

一代豪商——胡雪岩之谜

姚思源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1/32 印张14.5 插页1 字数320千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3124-6/K·456 印数:1—10000

定价:16.00元

前　　言

晚清商人胡光墉（1823—1885），字雪岩，安徽绩溪人氏。为买办资本家。胡雪岩经商半个世纪，家财亿万，富可敌国，所开钱庄规模为全国之最。他纵横商场，所向无敌；混迹官场，大红大紫。最终获清廷赐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行走的殊誉，成为晚清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胡雪岩出身贫寒，十二岁到钱庄学艺，地位卑贱。从依仗湘军权势，办阜康钱庄开始，到经营出口丝业，十数年间扶摇直上，骤然暴发，跻身富商巨贾行列。其中奥妙何在？迷雾疑云，读者一定急待破解。

本书根据胡雪岩的生平事迹、传奇经历，参考晚清历史背景、民间传说，编撰而成。书中所列的胡雪岩传奇故事，涉及胡雪岩一生中的重要举措，如发迹之初、结交江湖好汉、勾结官府以权谋商、收买人心、广施美人计、与洋商斗法，终于玩火自焚，走向衰败等等，通过生动逼真的艺术形象和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解答了有关胡雪岩的种种谜团。同时展示了晚清社会商界腐败，惨烈竞争的历史场面，借古鉴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热心经营之道、投身商海的读者，阅读此书，可引以为戒。

作　者

目 录

前 言

发迹之谜

- 空前绝后的赌注 (3)
- 忍辱负重 (13)
- 巧舌冤靠山 (24)

商场致胜之谜

- 软硬兼施治“信和” (35)
- 打码头 (43)
- 连环套 (56)

笼络人心之谜

- 宫内秘方 (73)
- 巧收神算子 (83)
- 士为知己者死 (92)

结交帮会江湖好汉之谜

- 多宝道人 (111)
- 一桩官司引起的 (124)
- 茶碗阵 (134)
- 江湖伏龙 (141)
- 鸿门宴 (150)

沉溺女色之谜

- 仙人跳 (161)

老马失蹄	(173)
十二金钗	(185)
与洋商斗法之谜	
杀年猪	(195)
不辱使命	(206)
美人计之谜	
枕边春色	(217)
雏凤独占高枝	(227)
洞房奇闻	(239)
经营法术之谜	
一句万金	(253)
银水滚滚流	(262)
虎口夺食	(269)
吴道子身价	(275)
宝二爷还赌债	(284)
赌场风流将	(300)
制服悍妇之谜	
河东狮吼	(319)
女中丈夫	(333)
化敌为友之谜	
冤家变亲家	(347)
二度梅开	(361)
失败之谜	
总督大人的眼中钉	(373)
缫丝大战	(381)
玩火自焚	(388)
最后的陷阱	(396)

发
迹
之
迷



空前绝后的赌注

大凡进中国封建官场者，不外乎有几个途径：一条路是莘莘学子寒窗苦读，头悬梁、锥刺股，四书五经、诗词曲赋烂熟于心，八股文章做得顺畅。吃尽千般苦头，逐步求取功名，由童生、秀才、举人、进士而步入官场。有那吉星高照的，中了状元，披红挂彩，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便是道其风光。历史上清贫书生转瞬之间金榜题名、飞黄腾达者不乏其人。另一条路是国家有难，或外族进犯，或官逼民反，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社稷倾危。此时，瞅准时机，投笔从戎，沙场血战，搏取武功。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生后名”。一旦凯旋，论功行赏，封妻荫子，泽及后世，一样无限风光，不亚于科考入仕。

以上入仕者，或从文，或习武，为官作宦，来路光明正大，无可非议诟言。倘有那一种人，文不能提笔成章，武不能盘马弯弓，金榜题名无望，封妻荫子休想，难道只好做个一品老百姓，绝了为官作宦的念头？其实不然，只要有孔方兄帮忙，一样可以穿朱着紫、出将入相哩！这便是进入官场的另一条途径：捐官。

查历代捐官情况，大约在秦始皇帝二年，关中飞蝗成灾，庄稼饱受咬噬，天下大饥，国库空虚。秦始皇情急之中，采纳丞相李斯建议，下诏曰：凡百姓缴粟千石者，拜爵一级。此例一开，富贵者莫不惊喜万分，群起踊跃响应，缴粟纳粮，论价买官。国库果然充盈，避免了一次社会危机。但百姓从此便有了新概念：原来有钱也可以做官。

自秦朝以后，历代捐官的标准各不相同，但都出于共同的宗旨：国家面临危机，方可实行捐官，以解燃眉之急。这是因为出钱买官做，官员的素质大成问题，纨绔子弟、三教九流、不学无术、甚至嗷嗷待哺的小儿，只要有钱，均可拜官封爵。所谓“任人唯贤”、“德才兼备”这些古训，便成了空话。所以捐官的途径并非畅通无阻，因天时、地理、人和而定。

到了清朝，捐官的风气大坏。先是清初满人入主中原，镇压明末遗民，兵火不熄，急需筹集饷银以充军用。朝廷下诏，屡次用捐官的办法筹饷。乾隆时把捐官标准列成条文，公诸于世，常年实施。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五口通商，白银源源流向外洋。朝廷不得已，扩大捐官范围，规定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台以下，均可捐买。于是捐官成为清末官场一大怪现象：捐来的官儿称为候补，可戴顶子、着官服，见面以官衔相称，享受各种虚誉，但却却无地可治、无公可办。绝大多数候补终其一生，从未享受过升堂理事、执掌权柄的滋味儿。甚而至于有爱虚荣的人家，倾家荡产出资捐一个候补道台，尔后无官可做，沦为乞丐，穿着官服倒毙街头。但捐官也并非全无出路，若捐了候补之后，再出一笔钱，买通关节，便可补缺，实授官职，做名副其实的官老爷了。所以大凡捐官的人家，都冲着这一线生机，倾家荡产在所不惜，虽九死而无悔，着实令人可钦可佩、肃然起敬。

眼下便有一位令人钦敬的老先生，他姓王，名履谦，福建福州人。膝下有一子叫王有龄。王履谦的曾祖父举子出身，官至户部侍郎，以诗书传家，到王履谦这一代，文运衰竭，家道中落；几十年间未出过一个秀才，更遑论做官为宦。亲朋友戚视王家为灾星，纷纷断绝交情，避而远之；左邻右舍讥笑奚落之声充塞于乡，不绝于耳。王履谦年复一年，乡试未中，连带他儿子王有龄也走晦运，三十大几的人依然一介白丁。

王履谦年逾六旬，眼看科考无望，不服这口气，一咬牙卖掉

祖辈传下来的几十亩地，为自己捐了个候补道台，连带替儿子也捐了个“盐大使”，父子俩人都官服加身，对老祖宗也有了交待。

捐来的官儿毕竟是虚衔，只有补实缺，才算货真价实、衣食有着。按规矩，候补道台应到吏部报到，称为“役供”，然后抽签分发到某一省候补，一旦有官员调任，挪出缺位，才可以补缺。王履谦数数余下的钱，尚可供他到京城吏部投供，打点一番，或许还可抽签到外地候补。如果坐守家门，非但实缺无望，坐吃山空，支持不了多长日子，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力一搏。主意打定，王履谦就在乡邻们的白眼中，变卖房屋，带着儿子离开故乡，开始颠沛流离、四海为家。

王履谦父子二人先到京城投供，抽签后分发浙江杭州候补。父子俩千里迢迢南下，行至浙江境内，几近囊空如洗、腰无分文。他们连乞带讨，挣扎着到了杭州，一打听，等在杭州府衙的候补道台不下百余人，尚未算其它候补，有的等了20多年还没补上实缺。故而杭州民谣唱道：“杭州一大怪，偷儿乞儿赶不上候补道台。”

王履谦见此情景，又气又急，他本已山穷水尽、濒临绝境，非但等不起，衣食也无着落，更没有打通关节的款子。急火攻心，王履谦一病不起。王有龄无钱求医，急得跳脚。幸而杭州有个福建同乡会，赖各个同乡周济，父子俩在同乡会找个铺位，安顿下来。心病难治，王履谦见世态炎凉，官场黑暗，便心灰意冷，彻底绝了补实缺的奢望，终日在病榻上以泪洗面，哀婉凄切，捱过一段日子，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弥留之际，王履谦紧紧抓住儿子的手，连声呼号：“愧对祖宗、愧对祖宗呀！”声断气绝，撒手西去。

王有龄失去老父，形只影单，越发凄楚。循例应扶老父灵柩回福州安葬，但王有龄腰无分文、举目无亲，如何能成行？没奈何，他身穿孝服，在同乡会中下跪磕头，作揖打拱，四处告助，受尽白眼和嘲讽，才募集到几两银子，将老父一口薄棺装了，暂埋杭州郊外，有朝一日发迹了，再行迁葬。

读书人最讲究孝悌忠义，做儿子的无力扶灵柩归葬老父，被人视为大不孝，便是大没出息。人们见王有龄如此窘境，纷纷瞧他不起、避之不及，无人与他为友、出谋划策。王有龄本非读书入仕，捐的又是“盐大使”，职衔卑微，补缺无期，自知不及他人，索性得过且过，混一天算一天。每日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纵情山水，苦中觅乐。

这天一大早，王有龄从梦中醒来，肚子饿得咕咕叫，仔细回想，原来昨晚还不曾吃晚饭。自从父亲死后，同乡会断绝了周济，王有龄经济更加拮据，常常有上顿没下顿，乱了吃饭的时辰。此刻，他悄然起身，穿戴停当，看看周围的人酣梦正甜，唯恐打扰了众人的好梦，招致臭骂，便蹑手蹑足，溜出门外。王有龄来到厨房，看看有无果腹之物，觅了半天，见橱柜中尚有半块不知谁吃剩下的馒头，心中一喜：就着一碗清水，可以当作早点。不料一名伙夫见了，劈头夺下来，扔进泔水缸里，骂道：“没用的东西，这是猪食，你去吃吧！”

王有龄血性上冲，怒火中烧，恨声道：“不要欺负人，总有出头的一天，我请你吃鱼翅席！”伙夫嘲笑道：“你若是真的出息了，我手板心里煎鱼儿款待。”王有龄不和他多说，愤然走出同乡会，漫无目标，在西湖边游荡。肚子里闹得沸反盈天，王有龄摸摸衣袋，里面有几个铜钱，于是信步走进一家茶店，叫一杯茶，买两个烧饼，权充早点。

三下五除二，狼吞虎咽一阵，两个烧饼落肚，肚子里稍稍服贴，还嫌不足，王有龄却不敢再买烧饼，嘴对着茶壶口猛灌一气白开水，喝得腹中翻江倒海、咕噜作响，然后“呃呃”几声，打一连串饱嗝。好啦，饿鬼总算驱走，这才有空瞅瞅四周。旁邻一张桌上，几个青皮正聚拢赌钱，大呼小叫，热闹非常。王有龄无钱可赌，只好不去凑热闹。靠湖边两张桌子，坐着几位秀才模样的人，对着湖景，指指点点，引经据典，无非“湖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类，大冒酸气儿。王有龄听他们语气带有福州口音，知是同乡，心头一喜，想要拾个话儿解闷、眼光热辣辣递过去，别人却不响应，毫不理睬。原来又是同乡会似曾相识的人，等着补实缺的，自然知道王有龄的底细，不屑与他交道。

王有龄气鼓鼓收回目光，十分没趣，觉得四周冷若冰窖，全是对头、和自己过不去。他举步出门，朝湖边走去。朝阳喷薄而出，雾气逐渐散去，湖水明澄清澈，碧波荡漾，点点碎金。王有龄瞅着湖水轻轻拍打岸边，犹如叩击心扉，不禁心潮逐浪，思绪奔涌。

回首往事，浪迹天涯，穷困潦倒，一无所成。三十而立，所立何事？王有龄唏嘘叹息，无限怅惘：倒不如一头扎进西湖水，进入清澈纯净世界，随波逐流，慈航普渡，躲过人间烦恼，再求来世功名。这样想着，他脚步便不由自主，一点点向湖边移动。忽然一阵“哈哈”声惊动王有龄思绪，扭头一看，不远处一堆人围着一个老者，理论甚么，大概说到高兴处，肆意纵声大笑。多亏这笑声把王有龄从黄泉迷途上拉转来，生死只在眨眼之间。王有龄被笑声吸引，离开湖岸向人群走来。只见人中间高竖一道招幌，上书“麻衣神相”四个大字，前款一行草：卜吉凶祸福，后题：测兴衰更替。招幌下一位老头，童颜鹤发，眉须皆雪，身着道袍，气度不凡，颇有仙风道骨之态。此人是杭州城大名鼎鼎的相术大师赵铁口，看相卜卦极为灵验。据说有一年新任浙江巡抚寿春上任伊始，曾请赵铁口看相。赵铁口说他“眉骨低塌、五阳不旺，来日必有一难。其时寿春因剿回立功，圣眷正隆，哪里肯信他的话，便一笑了之，并未在意。不料三月后，朝中言官弹劾寿春作战中“弄虚作假，杀良冒功”，咸丰帝降旨勘查，证据落实，寿春“革职交部议处”，发往黑龙江海兰泡充军效力。人们回顾赵铁口的话，方恍然大悟，扼腕惊叹。赵铁口因此名播海内外，声誉卓然。

此刻赵铁口与人谈话，话锋正健，不经意间鹰眼一扫，如雷火闪电，盯住王有龄，顿时缄默其口，不住打量。众人见赵铁口如此，十分诧异，纷纷把目光投向王有龄，如看稀罕怪物，弄得王有龄好不自在，脸蓦地红了。少时，赵铁口开口说话，朗朗有声：“这位先生中阳位正，命官高隆，眼大睛白，眉弯带秀，命中有大福大贵。”话音刚落，人群哄地大笑不止，有人怪模怪样拿腔捏调揶揄道：“着哇，王小哥刚死老父，人生不幸已过，否极泰来，正该大福大贵呀。”

“这话言之有理，”赵铁口侃侃而谈：“相书云：眉为保寿，眼为监察，鼻为审羊，嘴为出纳，耳为采听，五官若有一官好，必起十年旺运。王先生五官相称，配理和谐，命主大贵，数日内必有贵人相助，成就宦业，穿朱着紫，日进斗金，富贵相伴终生啊！”

“真的？”王有龄又惊又喜，半信半疑。

“贫道一生看相无数，从无诳语欺言，像先生这般好命相的人，屈指可数，罕有相匹。”

王有龄十分感激，想要酬谢赵铁口，摸摸身上，竟无分文，尴尬之际，赵铁口举起招幌，意味深长道：“否极泰来，乐极生悲，万事生物，理当如此，先生珍重，好自为之。”说罢，飘然而去。人群渐渐散开，没有人把赵铁口的话当回事儿，因为王有龄眼下的穷途末路和将来的大富大贵相去太远，没法子联系在一块儿。虽然赵铁口说话颇有份量，但焉知老头儿不是拿王有龄寻开心说笑话逗乐呢？

赵铁口的话如湖上薄云，随风吹散，连王有龄都没有放在心上。偏偏有一个后生小子在旁边听了进耳，并且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他便是信和钱庄讨帐伙计胡雪岩。自前日胡雪岩在钱知县的告别筵席上“虎口夺食”，讨回 500 两欠银后，心情无比舒畅。这天刚和几位江湖朋友欢聚“醉杏楼”，喝了几盅后，独个儿到湖边消遣，恰好看到刚才这幕。胡雪岩不好读书，却极有悟性，对

“否极泰来”、“乐极生悲”这类社会哲理体会弥深。他身处钱庄，在钱眼里打斤斗，看惯了多少人在生意场上一夜之间暴富，改变命运；又有多少人万贯家产毁于一旦，沦为乞儿。他猜想为官作宦，也和升斗小民一样轮回运转，或官或民，全是命相使然。胡雪岩喜欢听说书，“昨日阶下囚，今日座上宾”、“落难公子，小姐赠金，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诸如此类富有传奇色彩令人兴奋刺激的故事，真是车载斗量，比比皆是。

胡雪岩对赵铁口的话深信不疑，他认定眼前这个落拓潦倒的王有龄必定会翻转过来，大富大贵，只是火候未到，还缺一位帮他的贵人罢了。胡雪岩年龄尚轻，20出头，正处于多梦时代，他想象自己正是刚肠侠胆、救人危难的豪爽之士，虽算不上“贵人”，但手里尚握重金——那五百两未交给老板的银子，亦是助人成就大业的本钱。

想到此，胡雪岩十分亢奋，正要开口招呼王有龄，但，且慢！胡雪岩到底是钱庄伙计，生意人的理智和本能又占了上风，他细细盘算：500两银子可是桩大投资，倘若轻举妄动，所择非人，将来对方并未出头，或富贵之后反脸无情，恩将仇报，岂不血本无归，闹个鸡飞蛋打一场空？左思右想，举棋不定，胡雪岩有如赌徒下注，患得患失，踌躇再三。

王有龄却不知小伙计的心思，他百无聊赖举步走开，渐渐远去。胡雪岩感觉到一生的重大机遇似乎即将失去，失去了便再难遇到。也许是缘分巧合，抑或是鬼使神差，胡雪岩刹那间下了决心，开口喊道：“王先生，请等等！”

王有龄转过身来，见胡雪岩马甲裹身，认得是钱庄伙计，但不知他姓甚名谁，诧异道：“你叫我？”

胡雪岩赶上前邀请道：“王先生可否一道去店里小酌一杯？”

王有龄愕然：“素昧平生，王某并不认识小哥。”

“杭州城里，谁不认识你王先生，”胡雪岩顺手给他一顶高帽

子，接着便自我介绍一番。王有龄尚心存疑惑：“胡小哥，莫非先父欠了贵庄的钱，你要我父债子还吗？”

“哪里话”，胡雪岩断然否认，不由分说把他拽进小酒店，叫两斤花雕，一碟西湖糟鹅，几只盐蛋，一堆盐渍花生果，边吃边谈。

王有龄绝处逢知友，心里热乎乎，嘴里没遮拦，把一腔子苦处，痛快淋漓倒出来。胡雪岩见他说话坦率，快人快语，便坚信自己的抉择没有错；此人生性耿介，豪气毕见，是个信得过的人。及至听王有龄谈到曾祖父官至户部侍郎时，胡雪岩倍感兴奋，拍案叫道：“着哇！祖上做过大官，一定在暗中荫庇，保佑子孙后代官运不断，赵铁口的话没有错。”胡雪岩笃信“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老话，自己之所以做小伙计，就因为三代以上祖宗没有一个做官的，命中注定无官运。而王有龄不同，他父亲捐了候补道，他年纪轻轻也捐个盐大使，足见官脉不断，世代相承。

“唉，胡小哥别挖苦老兄啦！”王有龄一口喝干满杯酒，呛得泪花在眼珠上滚，叹道：“赵铁口不过宽宽我的心罢了，眼下衣食无着，一贫如洗，生计尚难维持，哪里谈得上做官，痴人说梦、痴人说梦而已。”

“王大哥别泄气，”胡雪岩无意中亲密了关系，“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王侯将相也是人做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命中大富大贵，吃苦只是眼前，可别出征打仗，先折了自己锐气。”王有龄怦然心动，觉得胡雪岩年纪虽轻，见识颇远，只是眼下，嗨……

胡雪岩见他沉吟不语，凑近耳边小声问道：“你刚才说进京投供打通关节，大概需要多少银子？”

“从吏部门房老爷到主事大人，上上下下 20 多人，毛估约需 300 两银子，再为分发候补之地准备百多两银子送督抚衙门一千